

沙律恐懼症

梁實秋在《雅舍談吃》談到，有國人第一次吃地道的西餐，首先端上一碗生菜，也就是一片片的菜葉，心裏頓然一涼：這不是餓鬼子嗎？好些國人忌生冷，吃西餐看見那盆拌生菜（內地譯作「沙拉」，香港譯作「沙律」），澆上一勺調味汁，不由得倒抽一口涼氣。但國人吃炸醬麵時，若無生的黃瓜絲、蘿蔔絲拌進去，卻吃不下去。

不才恰好就是這種人，看見了冰涼的沙律，每每礙於場面而強顏下嚥。但炸醬麵裏的黃瓜絲，卻大快朵頤。但仔細想想，這其實並不矛盾。

相較來說，沙律天然的就有點「養生怪」氣質。那些生冷的蔬菜，即便澆了那看起來似乎來路不明的醬汁，味道依舊偏於寡淡，又不像鹹的、香的，也不像甜的、酸的。對於習慣了油鹽的中國人來說，便短了些滋味，沒有靈魂。老一輩人甚至直搖頭：「這不是吃草嘛？把我們當兔子餵？」

端上一碗熱氣騰騰的炸醬麵，撒上黃瓜絲、紅蘿蔔絲、芹菜丁、綠豆芽，它們不是沙律裏的主角，而是濃郁醬香的陪襯，那點清、爽、脆，恰好中和了醬的濃、油、鹹，頓時讓整碗麵生動起來。形而上一點地說，還有些太極陰陽的哲理思辨在裏面呢。不是有美食家說過嗎——炸醬麵必須要有黃瓜絲，不然就像穿了西裝沒打領帶。

沙律即便配上熱的意麵、米飯一起下肚，那種味道還是孤零零的高冷，同床異夢，沒有化學反應。不像黃瓜與炸醬、麵條，在同一個「戰場」摸爬滾打，成為生死與共、不分彼此的戰友。

其實，沙律講究原味和輕盈。所以現在很多年輕人迷上沙律。可傳統派要的是「味」，是「香」，就連清粥小菜，也得來點鹹菜絲提神。吃生冷菜，則習慣蘸濃濃的芝麻醬或甜麵醬。說到底，這不是對沙律的歧視，而是一種對味道的忠誠的肌肉記憶。

逢周三、四、五見報



加德滿都的食宿

這次開會經歷了三家酒店。我住加德滿都博達哈區時，酒店號稱四星，房間不小，設備略顯遜色。房裏美式、中式三頭插座和空調都有，但無線網絡常掉線，早上有時還會停電。服務很周到。入住提供蘋果、橙子、香蕉果盤，每天免費提供兩瓶礦泉水和小餅乾甜品。前台幫忙叫車，回答詢問，英文過關，十分熱情。

會場酒店地處市中心商業區。背後的弄堂裏大約是「高級住宅區」，地面紅磚鋪得整齊，鐵門後有兩三層的小樓，和喧鬧、擁擠的馬路宛如兩個世界。最後一日在一位朋友訂的酒店休息了半天。這家名為Baber Mahal Vilas的酒店是當年貴族府邸的一部分。現在大部分歷史建築成為政府部門所在地，少部分變為商家、餐館、酒店。白色外牆，希臘雕塑，錦鯉池塘和夏花燦爛的後園，讓酒店宛如世外桃源一般。

開會幾天吃了兩頓會議餐，五星大酒店的自助餐質量高，品種也豐富。不過出於對印度教信仰的尊重，沒有豬肉、牛肉，且咖喱菜式多，頗辛辣。其餘時間在外覓食，吃了一頓韓餐（雞肉拌飯），一頓美式料理（加了蔬菜、蛋白質的沙拉碗）、一頓本地飯。最後這頓純屬偶然。這家似乎深受本地人追捧，像個價廉物美的社區食堂，幸好有英文菜單。半開放廚房，分格的不銹鋼餐盤，供應釀、咖喱、炒麵等，還有本地話叫「饅饅」的餃子、熬食或油炸。邊上一位顧客點了手抓飯，餐盤中央一團米飯，周圍幾格放着土豆、咖喱等幾個小菜，再加一碗扁豆湯，他嫺熟地用手團飯，蘸上小菜，吃得很歡。

哪怕吃住不太習慣，這次的獨特經歷令人難忘。



逢周一、五見報

今年的畢業季，多所高校出台規定，對畢業生論文中AI生成內容的比例提出要求。此前我還看到一些學術刊物發表聲明，拒絕接受AI參與寫作的論文，其中不乏名刊大刊。這些大概都可以視為人類面對AI進攻築起的城牆，挖掘的壕溝。城牆和壕溝所要保衛的是人類的原創力。

雖然，作為人類科學技術的產物，AI本身即是人類原創力的極好證明，但AI的發展又提出了「人類失去原創力了嗎」的嚴峻拷問。如果我們要舉出代表人類原創力的活動，學術

上回提到，馬蒂斯太太艾美利亞的家族捲入震驚全法的「亨伯特事件」（Humbert Affair）金融醜聞。作為案中嫌犯家族的女婿，馬蒂斯無辜卻又想當然的被波及。他的畫室遭警察搜查，妻子的雙親也成為社會怒火的出口。那麼，馬蒂斯如何渡過這場人生災難呢？

在這一事件中，馬蒂斯重拾當年放棄了的法律知識，為岳父辯護，最終得以澄清。然而，馬蒂斯與太太始終背負難以言說的社會壓力與恥辱，經濟破產、聲名受損。此時，馬蒂斯不得不帶着家人遷回家鄉，住進父母

無線電視剛播完劇集《刑偵12》，由於主角林保怡已有一段時間沒亮相該台，加上故事圍繞人格分裂展開，因此引起了觀眾的討論。劇名中的「12」，就是指角色分裂出來的人格總和。

如看過描述「解離性人格識別障礙」（舊稱多重人格障礙）的傳記式小說《24個比利》，對人格分裂這事情應不會感到陌生。主角比利在上世紀七十年代犯下連續強暴及搶劫案，由於精神科醫生及心理學家皆同意犯人體內有多重人格，因此在某些人格

六月盛夏，深圳南山又迎來了荔枝豐收的季節。每年這個時節，整個南山區猶如一個巨大的「荔枝區」，筆者深圳家不遠處，漫山遍野的荔枝結滿了紅彤彤的果實。荔枝不僅以其鮮美滋味征服味蕾，更承載深厚的文化記憶。本期「館藏擷英」帶大家看看博物館裏和荔枝有關的文物。

在大英博物館收藏的《寫生翎毛圖》（附圖，局部）中，我們可以一窺宋代宮廷對荔枝的藝術詮釋。這幅傳為宋徽宗趙佶所作的絹本設色手卷，雖以禽鳥為主題，卻生動描繪了荔枝樹的姿態——除禽鳥外，畫面中

研究顯然位列前茅。從這個意義上說，對AI率進行檢測甚至拒收AI參與的論文，似乎十分合理。

不過，AI檢測工具失誤的例子頻頻出現。且不說朱自清的《荷塘月色》等名篇被認為AI之作，一些來自於長期研究的論文也被判定為高度疑似，而同一文檔在不同的時段竟然也會被同一工具檢測出不同的結果。

如何解決？獻策者頗多。歸結起來，兩條路線。一條是技術路線，即設計出更加智能的檢測工具，提高檢測的精準度，用AI打败AI；另一條是

家的閣樓，彷彿一切都回到了原點，甚至更糟。

一個離家多年的男人，為藝術放棄了法律事業。作品得不到世人認同，更諷刺的以過去學到的法律知識解救了家庭災難，卻又拖累原生家庭。這樣的處境，在任何人眼中，或許都是一個徹徹底底的失敗者。

然而，這段時間，馬蒂斯始終沒有放下畫筆。在那昏暗的閣樓，在這最無望的時刻，他創作了《屋檐下的工作室》（一九〇三）。畫中，色調陰鬱，牆壁和桌面灰暗而沉重。但，畫面深處的一扇窗，窗外有景，更透

作案時，其他人格並不知情，也沒記憶，所以判比利無罪。在轉送醫院接受治療後，更發現他分裂出來的人格多達二十四個。過去人們對精神及情緒病認識不多，上述書籍流行後就成了許多人對人格分裂的認知，以致誤以為同類病患都有暴力邪惡型人格，會傷害他人，觀念其實極為偏頗。此外，書籍出版後出現許多以人格解離為題材的小說、劇集及電影，多以患者犯下暴力罪行去增加故事的懸疑和刺激感，皆進一步加深了大眾的誤解，令受眾忘了應站在醫學及社會角



逢周五見報

讓AI飛一會兒

倫理路線，即完善學術倫理，把AI使用納入學術自律，規範其使用範圍及標註規則。二者折射出人類社會發展中科技與人文兩股力量的交織互動。

如果說檢測AI率還不失為智能化浪潮的應對之道的話，拒絕刊發AI參與寫作的論文，就失之粗暴而昧於時勢了。如今AI已是學術研究最重要的工具之一。而在現代學術體制下，所謂學術能力，當然包括運用學術工具的能力，這一點，不論是自然科學還是人文社會科學，都在實踐中形成了共識。因此，作者運用AI的能力和水平，實際上在一方面反映了其學術能力。當然，學術刊物應當尊重不用AI而開展的「純人」學術研究，卻也不應急於把AI參與的研究成果一味拒之門外。不妨讓它再飛一會兒。

此後，他繼續創作，漸漸受到關注，他的大膽用色與構圖，更開創了「野獸派」風格，為二十世紀的現代藝術注入了動人的力量，這都是後話。



逢周一、三、五見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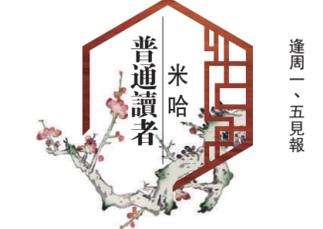
命運的伏筆(下)

出一抹明亮的光。

光映在桌面與地板，彷彿是一線不肯熄滅的希望。這不只是工作室的景象，更似馬蒂斯內心的寫照。縱使現實幾近灰暗，他仍朝向光亮作畫，那是他與人生低潮搏鬥的方式。

面對困難，馬蒂斯的選擇是以光明作方向，努力於自己的所愛所信。他在一次次打擊面前不退、不逃、不放棄自己的選擇。他堅持做一位藝術家，不因外界的否定而動搖，不因失敗而自我摧毀。他不願成為法國北方一個穀物商人的後繼人，也不甘只是某場醜聞的附帶受害者，他選擇成為

而最終日面對解離後主人格失憶、嚴重自殺傾向和成長痛苦經歷的反覆折磨。他們的無奈、無力與無助，實在令聞者心酸。



逢周一、五見報

人格分裂

度作關注。

筆者沒親身接觸過有解離性人格的病患，但知道出現這病態的人多有童年陰影，例如曾遭虐待、欺凌或性侵犯。他們理應得到體諒、醫治和幫忙，大眾也應從這疾病了解背後反映的社會問題。其實除了看醫學專書、檢查報告和法庭案例外，現在網上也有大量相關視頻，包括個案分析、專題訪問，甚至是患者現身說法，開設頻道分享日常生活狀況、人格轉換過程、學習和工作困難等。許多病者並不如大眾想像的那麼神怪和暴戾，反



逢周四、五見報

宋徽宗的荔枝圖

實風格。一九二六年由碧翠斯·貝特森（Beatrice Bateson）捐贈入藏的這件作品，畫橫長約二百六十七厘米，全卷含裝裱總長二百八十一厘米，縱高約二十六厘米，雖經後世改裝裝裱，但仍保留了部分宋代「宣和裝」格式的特徵。

荔枝在宋代宮廷藝術中的出現具有特殊意義。宋徽宗曾將福建荔枝移植至汴京宣和殿，並作詩詠荔，畫面可能正是再現了這一場景。卷末的「御筆」落款、花押「天下一人」及鈐印「御書」，雖引發真偽爭議，但近年學者依據「宣和裝」格式、瘦金

體花押特徵及絹本材質，提出這可能是北宋政和年間的真跡。二〇二〇年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獲大英博物館授權出版高清原大圖錄，也為研究提供了新的素材。



逢周五見報

如果有如果

但還是逃不過宿命，重大事件殊途同歸，最後甚至都在同年同月同日同時死去。這個故事彷彿提醒大家，人生劇本早已寫好，既然命運從來沒有放過誰，盡量做自己想做的事吧。

《代父重婚》中主角對母親說，我的世界如果有如果，但就算命運能選擇，後續發展又豈是凡人能夠控制？有些東西好像改變了，但有些事情，注定了就是注定了，冥冥中自有主宰。或許最後改變了的，是主角自己，雖然完成最後穿越，這個他跟最初的那個他，穿着相同，沒有兩樣，但經歷良多的他，有得有失甚至顧此失彼，往後的人生觀，肯定變得不一樣吧。

穿越，是科幻作品歷久常新的主調，然而不同創作人對此有着不同理解。有的覺得，已發生之事不能被改變，即使未來人插手也是徒然，甚至正因為作出干涉，才卑詭地導致事情發生，萬變不離其宗。

中英劇團《代父重婚》編劇卻不作如是觀，該劇主角每次被母親送給父親的結婚禮物仙人掌刺扎，都會被某種神秘力量帶到父母大婚當天，而且還變成他的父親！而他每次回到過去，都因為當時的言行，悄悄改變周遭的人與事，最後演變成跟原來世界截然不同的結果，叫他不得不馬上回到過去，希望能夠「改正」過來，荒誕劇情由此而起。

想到早前劇集《三命》，雖然沒有穿越橋段，但主角因為在某個時刻作出不同選擇，發展出三條命運線，該劇把三個故事並列出來，讓人看到同一個人的不同人生發展。雖然蝴蝶效應引發軒然大波，



逢周五見報

殺人鯨的「溫柔」

很難想像，在一片汪洋中，會有這樣溫馨一幕：讓一眾海洋生物聞風喪膽的殺人鯨，先用牙咬斷海帶，再想方設法讓海帶夾在自己與同伴的身體之間，來回摩擦，互相清潔，除去各自身上積存已久的死皮或寄生蟲。牠們似乎樂此不疲，在這種別出心裁的互動中樂享群體間的社交聯繫。

這並非童話故事，也不是動畫電影，而是發生在美國華盛頓州與加拿大卑詩省沿岸的薩利殊海（Salish Sea）南部的真實場景。據科研人員觀察，這個由七十三隻殺人鯨組成的族群，利用海帶這一工具來相互清潔身體，並非個別行為，亦非一時興起，而是熟能生巧的日常，尤多見於年齡相近、親緣關係相近的親友之間，以及皮膚脫落較多、對身體護理有「剛需」的殺人鯨之間。一如牠們平日酷愛用身體和魚鰭觸碰彼此一樣，自然而然。

位於海洋食物鏈頂端的殺人鯨，名為虎鯨，又稱逆戟鯨，因在海上巡遊時常將背鰭露出水面，頗像古代兵器「戟」而得名。殺人鯨雖「惡名在外」，但並不屬於鯨魚，而是海豚科中體型最大的物種，成年殺人鯨身長可達十米，體重約八噸，三百斤的海洋生物，也許僅夠一隻殺人鯨飽食一日。

殺人鯨以群體合作狩獵而聞名，牠們所狩獵的，大到大白鯨、藍鯨，小到魚蝦、海鳥，幾乎來者不拒。經過長期觀察，殺人鯨在自然環境中通常不會威脅人類的安全。以至於時常有人心生疑惑：從不吃人類的虎鯨，為什麼被叫作殺人鯨？



告別讀者